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128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(接上期)

懷玉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此章乃老子示人立言之旨，使人知而行之，欲其深造而自得也。可惜知音不多，行者更少；無奈只能「被褐懷玉」，自守其真而已。《道德經》言言見道，句句達德。所言本人生之所固有，所行亦人類之所當行，本屬易知易行，毫無奇異之處，然而世人不知、不行，殊為可惜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

「吾言」，乃太上（老子）自稱《道德經》之言也。全書先言道，次言德，全是日用平常，至簡至易的道理，是很容易明白，也很容易實行的。老子思想，在於知行兼顧。所以他講天地之道，乃是重在實行，但以知行的領域來說，卻是易知易行的。像古代的農人，順天地之道而種植，所從事的無不易知易行。

在《易經·繫辭傳上》第一章中，便首揭天地乾坤之道說：「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」這裡說明了天道垂象而易知，地道生物而易從。天道的垂象，四時的變化，一般人都能感受得到，所以易知；地道的生物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村夫村婦都能依照而為，所以易從。

老子思想取法於天地，所謂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《道德經·混成章第 25》最後又歸於自然，因此也是易知易行的。王弼注說：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，故曰『甚易知』也。無為而成，故曰『甚易行』也。」

太上之言，頭頭是道，蘊之於心，出之於口，一事一行，無非真理；一動一靜，皆為至道。人人可知，非有奇異，使人難知；人人可行，非有奇異，使人難行。所言者，即人心中固有之理，所以易知易行。

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老子說：「我的話非常易知，非常易行。可是天下的人卻不能知，不能行。」

最平易的知，也就是最容易行的事，為何老子說「莫能知，莫能行」呢？只因人們惑於私慾，迷於名利也，亦即孟子所謂「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」《孟子·告子上》的意思。

還有世人多被情慾所染，專好爭強鬥勝，不肯謙退，反而把柔弱謙下的道理，視為卑劣不足道；這是他們不知道老子所說「柔勝剛」、「後且先」的真理，所以就不肯照著這種真理去行。

古往今來有許多學者，把老子之道，有視為玄學的，故意穿鑿附會，解釋得莫測高深；有人因為認識兵法，也形容得似是而非；甚至以為是煉精化氣，煉氣還神，作採陰補陽，以及呼吸吐納，種種荒唐，使本來易知易行的大道，反而變得錯綜複雜，執著在有形有象，難怪世人就不能即知即行了，所以說「莫能知，莫能行」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

- ①言：太上之言（指《道德經》）。
- ②宗：人生之本然行為。
- ③事：處事的最上原則，就是以無為而無不為。
- ④君：主，萬物之主也。

老子說：「我所講的話是有宗旨的，我所說的事是有主宰的。」老子之言言事事，皆以大道為主，非是漫衍荒唐之說，故曰：「言有宗，事有君。」宗、君，皆主也。

「言有宗」，北宋呂吉甫云：「無為而自然者，言之宗也。」「宗」，是根本開始；「君」，是主體。亦即所說都是有源頭和脈絡可以推尋的，決非臆造無稽之談。至於所列舉的種種事例，都是有事實主體，可以做為根據而指述的，所謂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《中庸》，這是錯不了的！

學者若是不明白「言有宗，事有君」，又如何肯去遵行呢？其實所謂「言有宗」者，不過發於道體的無為自然罷了；所謂「事有君」者，亦不過遵循道體之無為自然罷了。

「言有宗，事有君」，這是指老子之言和所講的事，是有本源的。「宗」是本，「君」是主。王弼注說：「宗，是萬物之宗也。君，是萬物之主也。」什麼是「萬物之宗」？在《道德經·不盈章第4》說：「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」可見「萬物之宗」指的就是「道」。萬物之主，也是萬物之宗，當然也就是「道」了。因此，「道」正是老子立言之宗、處事之君。

（續下期）